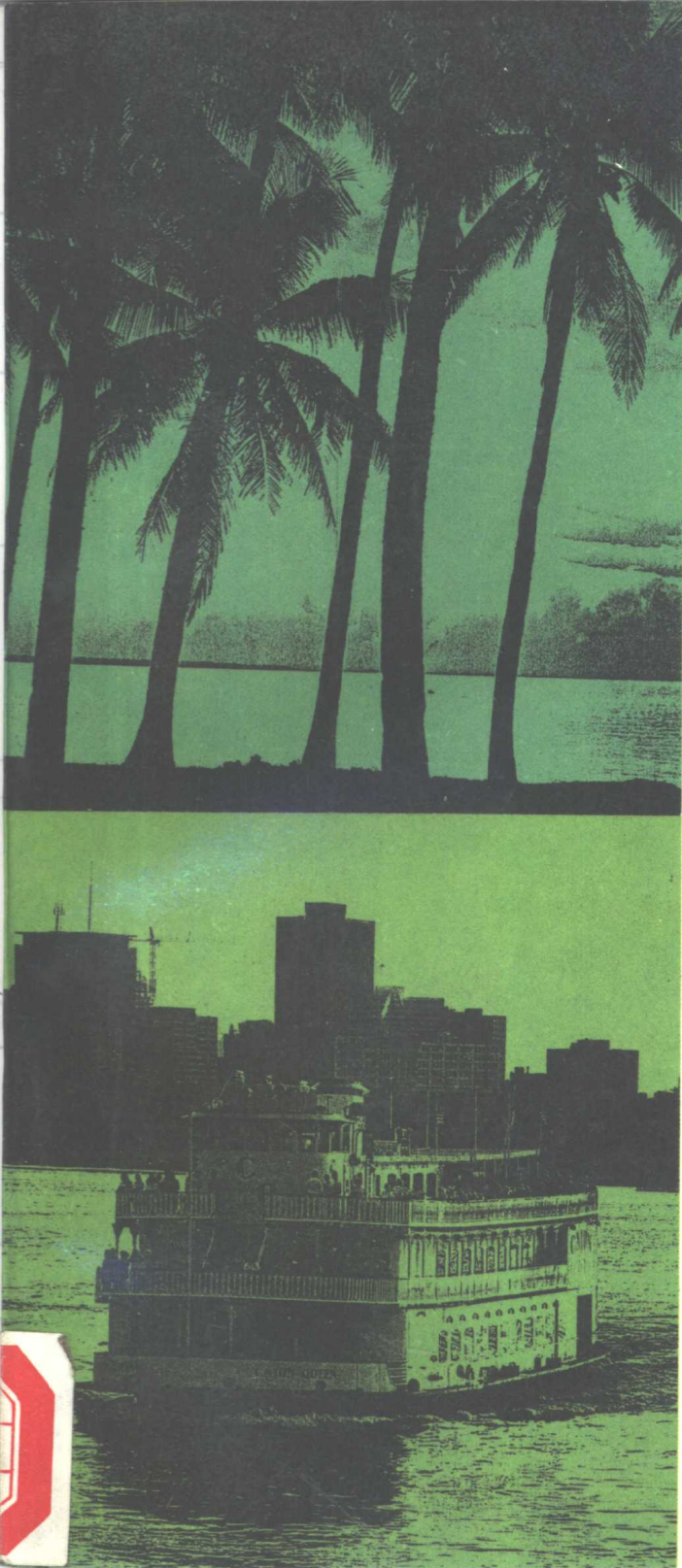


台港澳暨海外
华文文学大系

崛起的山梁

散文卷

(二)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
散文卷(二)

楼肇明 编选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3·北京

(京)新登字 191 号

书名 崛起的山梁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散文
编者 《大系》编辑委员会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艺苑胶印厂印刷
规格 850×1168 毫米大 32 开本
18.125 印张 438 千字
版次 199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199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0387-0 / I · 206
定价 14.60 元

前言 第二级台阶

楼肇明

按照这套《大系》散文卷的编选思路，是力图将审美判断与史的勾勒结合起来。尽管时间的淘洗沉淀尚有待于来日，但初步的宏观扫视，已使我们甚为清晰地看到，台港及海外华文散文作家的第一代——“五四”时期与承续“五四”散文余绪的吟者，以其延展审美规范的艺术创造，使那“旧时的河床”流淌着温馨的回忆与乡思；而当第二代散文家——大致生于1925至1939年龄段的作者出发之时，随着时代之变迁，随着可资借鉴之世界文学发展的背景的廓大，他们既有了回顾反思的自觉，也有了奔轶绝尘的渴望。于是，如同崛起的山梁，载浮载沉，已无旧时永恒的宁静；谷风呼啸而过，把审美范型的更新，创造性地发展民族的审美性格和文化性格，召唤到散文领域中来。

这一卷散文所选的，正是“第二代”的台湾及旅美、旅欧的华文作家的散文力作。集中所展示的作家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偏重于思想革新，其散文创作成就以思想上的深刻犀利见长，当推陈之藩和李敖。（二）揭橥散文艺术变革旗帜，已经产生广泛影响的，可数余光中和王鼎钧。（三）单纯从思想和艺术形式上看或有所不逮，但由于改变了艺术的视角，或因为个人特殊的生活阅历而有所发现，开拓了已往散文不曾揭示和反映过的生

活的广度和深度的，有写《代马五书》的张拓芜，他填补了沈从文以后旧军队里底层大兵生活的这样一个空缺；有写《田园之秋》的陈冠学，对十丈红尘持离逆心态，为维系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于不坠，为已经消失了的台湾农村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艺术记录；有“学院派”散文作家颜元叔和林文月，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对市井生活和人怀抱一种疏离感和矜持感，笔下有一种因疏离、矜持而带来的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

在中华现代散文史上，自鲁迅之后，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地区，绝少可称之为思想家一类的人物。在台湾地区由于鲁迅作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遭禁，思想探索的普遍风气是不及大陆的。当然，这也并非绝对。例如，对我们民族文化性格中负的一面的批判，擅长写杂文的李敖，就可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以鲁迅为师的。他的文字简洁明快，那些针对封建专制独裁、解剖民族文化性格中的劣根性、呼号社会民主的篇章，堪称痛快淋漓、学养深厚。这不是说李敖的杂文没有缺点，他有时失之琐细和鄙俗，以及因多产而不免精心结撰不足等等。但是，李敖作为一名社会思想斗士，决不同形形色色的污浊势力同流合污。他仇恨任何一种虚伪和没有脊梁骨的媚俗行为，其人格和文格是统一的。李敖的主要成就在史学方面，但将他放在一个杂文讽刺传统被中断了的地区背景上，即使仅仅因为对国民性作了入木三分的犀利解剖，也应该给予他恰如其份的评价，和一名广义散文作家的地位。

称得上思考型的散文作家，在散文天地里引进了已往散文作家从未曾涉足过的思想材料，复兴了散文在文艺复兴时代作为思想日记和启蒙工具的传统，并在一种非常广阔的人类科学和文化发展的背景上，思索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命运，和人类往何处去这样一些宏观问题的，则是一身兼任科学家、哲学博士和散文作家的旅美华人陈之藩。陈之藩的思考未必都是精当、正确的。不过，读他的散文，思想之美，琳琅满目，即便遇上我们无法苟同

之处，也如面对一位激情雄辩的睿智者那样，内心里有一种智慧被激活时所产生的审美愉悦。俗谚曰：“民多忌讳国恒弱”，中国现代散文自鲁迅以降，思想贫血积弱已久。余光中氏等人曾有“散文革命”的呼声，但也往往将开拓性的努力倾注在情感表达和散文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方法上；若论再上一个层次，将感性和知性内涵升格为理性的形而上思考，就不免有所欠缺了。而填补这一散文变革中不能或缺的空白的，就是创作数量并不丰沛的陈之藩。陈之藩敏感地洞察到科技时代的特征及其危机，当他的文友余光中还在讴歌“高速的联想”，把“速度”视为“人的第二种古老的原始欲望”并加以赞美的时候，陈之藩就明确无误指出机械文明无助于拯救人的灵魂，并不能引导人“离神更近”；当别人一窝蜂地赞美美利坚“市井的繁华和美国生活的快乐”，他却触及到“时代脉搏的急促和忙迫”，“时代画幅的淡漠与荒凉”（《出国和出家》）。在陈之藩看来，科技在价值的取舍上是插不进足的，“技术手段的高明无补于目的之茫然，”在知识之树上结不出生命的价值之果。作为一名散文作家的陈之藩，人，是他全部思考的目的，也是他思考的对象。他说，他写散文是“为轻舟激水的人生找一注脚，为西风落叶的时代找一归宿”。他十分赞赏梁启超“宇宙无穷愿无极，海天辽阔立多时”的诗句，每每有“振衣千刃岗，濯足万里流”的气概和冲动。他唾弃中华民族的文化在“衰亡途中那滚滚而来的饭桶”，也同样鄙薄缺乏“哲学家帝王”气度的美国世俗文化。面对时代和人类未来的看法，他每每援引“西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残阳入岷岷，倦鸟归林薄”的古诗来形容，尽管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悲观看法，但他的这种悲怆情怀，非为哗宠惑众，而是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愿作世纪的警钟长鸣而已。在多数情况下，陈之藩的散文是他的思想日记，那些充满自叙传色彩的抒情散文，则蕴涵着他个人生命经历的痛苦体验，尤为诗意盎然，如《失根的兰花》、《春联》、《垂柳》、《熊》等等，更擅长一

箭双雕的艺术手法。袁枚诗：“临水种花知有意，一花化作两枝看，”可谓是他散文抒情艺术一语双关，叙事与象征联袂，显层意蕴与深层意蕴同时并举的高超手法的写照。

由于散文文体是一种特殊的品类，有广义和狭义之区分，它的变革往往并不局限在纯粹的职业的散文家圈子内。如果说，陈之藩开辟了一片散文新思维的空间，复兴这一文体作为思想载体的古典地位，而新的审美规范的建树和开拓，则不得不让位给纯粹的文艺家去完成。人们熟悉作为散文革新家的余光中的名字，而另一位也许艺术成就更大、境界更为深沉博大的旅美华文散文家王鼎钧，则是为大陆读者所知不多，和相当陌生的了。余、王二氏均属创造了散文阳刚之美的作家。倘若我们能平心静气地如同审视中国古典散文的传统那样审视现代散文的传统，那么，现代散文作家中究竟有几位能像庄子、韩愈、苏东坡那样，拥有泰山日出、雷霆万钧的阳刚气象？！台湾散文原本承袭了周作人氏一派，周氏又承袭晚明小品遗风，毕竟有一种衰败倾颓、夕阳归鸦的气象。是故，王鼎钧和余光中在散文文坛崛起，且不论其思想倾向上还有哪些毛病，他们两人那狂洋恣肆，突兀峥嵘的想象力和排山倒海、阅兵方阵般驾驭文字的能力，将散文的阳刚之美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没有理由加以拒绝的。余、王二氏，艺术风格和心理气质上存在差异，余为雄健豪放，王则沉郁顿挫；余将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在情感内涵及表达方式上，王则更为关注民族审美心理、文体体式之变异，及散文容量空间的拓展上。但他们两人可谓珠联璧合，共同为完成对现代散文传统的革新，奠定了坚实稳固的基石。

粗略地讲，王鼎钧在散文审美变革中的贡献有三。其一，对人的研究，特别是从审美角度，把人放在历史风云激荡的漩涡里加以表现，可谓是王鼎钧贯串自己一生全部创作的主线。他紧紧抓住人的两大系统：生物层次和社会层次的交汇渗透，人作为灵

与肉，精神与欲望的双重矛盾统一体，两者之间是互为依存，互为制约的。他从中剥离、并有声有色地描绘了美与丑、悲与喜错综复杂的图画。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欲望”的双重性，它一方面是发展社会物质文明的驱动力，另一方面，“欲壑难填”又造成无可估量的破坏；它既是人性的一部分，又是导致人性堕落的罪因。不仅《欲》、《网中》这一类篇章让我们领悟到作家的深邃哲思和良苦用心，在《那树》、《青纱帐》中，也同样能看到这一思想在不同侧面上的延伸和阐发。前者写象征物质文明进步的城市的扩展，人却事与愿违地破坏践踏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后者虽然写抗日战争年代的故事，但它的核心基础，仍然是欲望的善恶二重性，他在艺术揭示中，则戒拒了任何一种政治的或道德的说教，也有效地规避了已往思维中那种二值判断的习惯，而于复杂中求真、求善、求美。其二，从美感思维的形态上看，王鼎钧对传统中单向度的“乐感文化”，持重新评估与自觉批判的态度。他笔下的人物、事件乃至情愫抒发，无不具有一种拂逆传统欣赏心理的悲剧美，带有双重苦难的性质（时代苦难和承袭传统文化心理堕力而带来的苦难）。美不是苦难和因袭的重担，而是在这种重压下被扭曲却不能被摧毁、被泯灭的人性。他笔下的悲剧，终是与惩罚和毁灭的主题，美丑为邻的主题相绾结。但这种惩罚毁灭的主宰者不是西方文学里至高无上的神。他也不曾从邪恶和废墟中去发掘令人颤慄的美。王鼎钧说：由于“时代把我折叠了很久，我挣扎着打开”，因此他要从历史“水成岩的皱摺里想见千百年的惊涛拍岸”，就“用异乡的眼，故乡的心”来审视和表现一切。“用异乡的眼”来审视“故乡的心”，对于作为“故乡的心”的民族文化性格，对于中国现代散文“内文本”的迁徙、变异，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其三，举凡散文这一包孕极广的体裁的各类体式，杂文、小品、叙事散文、抒情散文、散文诗，王鼎钧无一不能，都有开创性的建树。在文体上，结构与文调大开大阖，

快速、锐利、错落，时而空灵，时而平实，时而拙朴古雅，时而诙谐俚俗，融悲怆和幽默，繁华与恬淡为一炉。他将小说中的人物情节结构引进散文叙事中来；用音乐家谱写“交响诗”和“四重奏”结构乐章的办法组织长篇抒情散文；为了扩大散文以小见大的容量，他将一般的寓意象征，改造和廓大成世界本体的象征，换句话说，他笔下的意象和象征，每每有一种哲学上本体论的味道。在想象的方式上，他还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输入以前，就不时采用超现实主义手法，抒情中常常错杂进奇警的幻觉和错觉，其寓言体小品中，局部和细部是写意的，整体和全局上又每每是写实的。这种写意和写实的交融，是他开发了潜意识深度世界奇幻宝藏的一大收获。

我们把那些创造了新的文学审美形态，使文学河流改变流向的作家，褒称为“作家中作家”，意指他们是写给作家阅读的。余光中的散文，正是一种文人散文或“文学贵族”的散文。余光中“多才多艺”，诗、评论、翻译、散文四栖，均有令人瞩目之实绩。以散文而论，他尤其偏重于诗质散文的建设。他曾说：“我的散文，往往是诗的延长。”“我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我尝试把中国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织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像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棒。”（《逍遥游·后记》）在余光中散文冰山的底座里，往往弥漫着气吞山河般的浪漫主义气质。他把自己的一生从时空上切割为旧大陆、新大陆和一个岛屿，以“望乡的牧神”自况，描摹自己“蒲公英的岁月”和“像铁轨一样长”的记忆。他的散文是心灵自叙传，在“自我表现”的深层，有一个更大的潜在的“隐作者”，则是属于我们民族的和现代的；“显作者”的文化视野越是广阔、深厚，越是具有开放性和整合性，“隐作者”的存在及其艺术感染力就越是强大、坚实和美。他的散文中浸透的“疯狂的历史感”和

“无药可医的时间乡愁”，正是深层的“隐作者”升腾为“显作者”的风云激荡的表白。他的不少散文富有现代生活的动感，但其背后企图加以校正或反抗的，恰恰是现代人的“双重狼狽”：在工业社会的“孤立无援感”，及“一旦投入自然，他照样难以欣然神会”（《丹佛城》）的麻木不仁和无所适从感。从散文艺术上看，余光中创造性地以意识流情感主线构思谋篇。“栩栩然蝴蝶，蓬蓬然庄周”，成为他表现现代人自我迷失状态时的一个结构选择。他往往在情感高原上驰骋，然后作“五步一岗，十步一楼”的点缀与安排，敏锐的隐喻和富于情趣的细节联袂而来，清醒的意识与朦胧的意念交替呈现，没有间隔，没有沟沟壑壑，搦千秋于笔端，抚四海为一瞬，却也属辞清芬，寄兴超迈。此外，余光中在语言运用上亦以诗为文，在文字操作层面上竭力挖掘汉语艺术表现力，并利用文言句法，对偶与排比，多义与歧义，欧化副从句的撷取与融合等等，旨在增强散文句法与词语的弹性，以加大情思的容量，适应表达不同情境之需要。

不过，从台港及海外华文散文的审美形态演变去看，余光中作为第二代中的佼佼者之一，其以诗入文，其向现代诗寻求借鉴的触媒，毕竟由于他个人气质和志趣阅历的关系而不可能穷尽探索。他力主诗质散文留下的空缺，如诡论组合、悖论情境等等方面的艺术实践，则由洛夫、管管等作为“诗人的散文”，以又一种迹近散文诗的去填补。不仅如此，同时写诗质散文，尚有一批风格各异的高手。他们不落畦径，自制秩序，同前述的开拓者一道，登上了散文发展的第二级台阶。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散文文体并非抒情一条路子，故它不时地回溯历史，每每从初看起来似乎已经陈旧落伍的传统规范里寻求容纳新内容的力量。散文文体的广义性质，那种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一统天下是难以形成的。张拓芜的《代马五书》在彼岸文坛的崛起，是颇能佐证这一点的。与出身军旅的王鼎钧主张的一

样，“历史是写大人物的，文学是写小人物的”，张拓芜更是一名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大兵，他笔下决无文学贵族的气息，也决无气宇轩昂的文人气质，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卑微的小人物”，在漫长的“逆境中练就了一身牛劲儿”，“因为我生活在下层，没有什么‘光彩’，只有窝囊，这多少有一点‘自侮’在内。”（《我写〈代马五书〉》）“自侮”，其实是一种不自觉的对奴隶命运的逆反心理。张拓芜此前曾写过诗，但直到他左残以后为生活所迫，和为了给“大兵生活”留下一份真实的历史纪录，用了七年多的时间才完成此书。这是一部记实性极强的书，但它所刻划的却并非是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而主要是国民党军队里大兵们“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我们不妨说有一种令人信服的近似“战壕真实”的东西。英国十九世纪有一种关于散文的理论，认为诗和散文同样要表现崇高，其区别在于诗写传奇性的崇高，散文写平凡中的崇高。胡适先生曾说“五四”时期的散文小品，“看似平淡，其实滑稽”。而张拓芜自传性的纪实散文，则给人一种啼笑皆非、令人心酸的崇高感，它没有传奇的英雄色彩，也不是一般意义上普通人平凡生活的道德闪光。他笔下的时代画面是阴暗的，国民党军队里大兵的命运是不由自主的，无从选择的，他们对命运的态度是无可奈何的。所谓人性和民族魂的定点，及鞭打它的时代和命运风暴之间关系，正是张拓芜散文作品之所以令人感到真实和动人的关键所在。不管张拓芜在创作时的自觉程度如何，但在客观效果上，他是拥有抵御邪恶，并升华和纯化“恶意识”的能力的，如同经受病毒、细菌的折磨和吞噬，却终于从死神的筛子里存活下来的生命，便拥有对病毒的终身免疫力一样。张拓芜写血腥野蛮的军阀主义，写兵痞子、兵油子，写军阀主义和战争对人性的扭曲，但他从不怀疑人性本身会有邪恶的一面，他基本上将两者区分开来了。在张拓芜笔下，有两类写得特别有光彩的人物：第一类就是前面所说的在本性上并非坏蛋的兵痞子，这类人物具有一定的社

会历史的认识价值。另一类则是“窝囊”和善良，却拥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信念的小人物，如《大伙儿的旧情人》一文中那个与妓女谈恋爱的“老孙”。老孙与苦命的妓女阿兰，总共只在“军乐园”见过一面，但却死生不渝地相爱上了。这一“非夷所思”的爱情自然是无望的，因为阿兰的赎金对下等兵老孙而言无异于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妓女阿兰不愿在自己身子不干净的时候接待老孙，她期望着纯洁的明媒正娶的婚姻。老孙和阿兰，是一对生活在十八层地狱里的圣男和圣女，他们是拥有深刻悲剧内含的“圣人”。张拓芜则是以悲剧方式感受世界的诗人、散文家，他将我们民族生活在社会底层里的人们，俗称“苦主儿”的人们的圣洁心灵，给显化和纯化了。

从台港及海外华文散文“第二代”作家的实践中，我们清晰听到了散文变革的声音。他们贡献于人们的这一批作品，称得上是别辟一境。毫无疑义，也使我们对中国文字和现代散文的表现力，更增加了一层信心。这自然不能说是一次标准的“散文运动”。用“第二级台阶”称谓之，是因为这批作家作品的实绩表明，在散文中引进新的思想养料，变革常规模式，向特殊的人文环境作广度与深度的开拓，是我们在考察海峡两岸及海外华文文学时一个值得正视、且有待仔细研究的一页。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 华、马文蔚、王保生、杨匡汉、张起良

章利阜、董伟康、谢 冕、楼肇明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各卷编选者

小说卷 王淑秧、陈素琰、张葆莘

散文卷 楼肇明

诗歌卷 亦 夫、张颐武、杨匡汉、谢 冕

戏剧卷 王保生

电影文学卷 严 平

报导文学卷 王保生

文论卷 王保生

本册责任编辑 张纯

装帧设计 雪村

目 录

前 言	楼肇明 (1)
失根的兰花	陈之藩 (1)
哲学家帝王	陈之藩 (4)
春联	陈之藩 (7)
丹诺自传	陈之藩 (12)
寂寞画廊	陈之藩 (17)
把酒论诗	陈之藩 (22)
剑河倒影	陈之藩 (28)
欲	王鼎钧 (43)
拾谚	王鼎钧 (46)
登楼	王鼎钧 (51)
最美和最丑	王鼎钧 (57)
地图	王鼎钧 (62)
那树	王鼎钧 (68)
人头山	王鼎钧 (72)

网中·····	王鼎钧	(76)
青纱帐·····	王鼎钧	(79)
红头绳儿·····	王鼎钧	(92)
大气游虹·····	王鼎钧	(100)
老大哥·····	叶庆炳	(126)
寒砧断续·····	木 心	(133)
在日本的第一次讲演·····	木 心	(145)
吾儿·····	田 原	(148)
地图·····	余光中	(153)
塔·····	余光中	(160)
鬼雨·····	余光中	(167)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175)
望乡的牧神·····	余光中	(181)
山盟·····	余光中	(194)
催魂铃·····	余光中	(204)
牛蛙记·····	余光中	(210)
我的四个假想敌·····	余光中	(217)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余光中	(223)
纺车·····	张拓芜	(232)
传令兵和勤务兵·····	张拓芜	(235)
门神·····	张拓芜	(244)
大伙儿的旧情人·····	张拓芜	(252)

读鞋·····	张拓芜	(263)
秋色·····	管 管	(269)
土地庙·····	管 管	(272)
鞋声·····	洛 夫	(275)
诠释·····	洛 夫	(278)
长白山之夏·····	梅济民	(283)
牧家新年·····	梅济民	(289)
一花一世界·····	李乐薇	(299)
我的空中楼阁·····	李乐薇	(307)
蝉声·····	郭 枫	(310)
飘零感·····	赵淑侠	(313)
木石与钢铁·····	秦 松	(316)
生物祭·····	司马中原	(320)
故人笺·····	司马中原	(326)
窝巢·····	司马中原	(330)
家宅·····	司马中原	(335)
捡遗集·····	司马中原	(339)
雨天·····	庄 因	(346)
衣履篇·····	庄 因	(351)
黑谷之晨·····	逯耀东	(358)
只剩下蛋炒饭·····	逯耀东	(364)
我爱开会·····	颜元叔	(371)

林黛玉可以休矣·····	颜元叔	(376)
农历贺年卡·····	颜元叔	(381)
英诗误我·····	颜元叔	(386)
博士“真腻拖”·····	梁锡华	(391)
说童年·····	林文月	(401)
秋道太太·····	林文月	(409)
脸(外一章)·····	林文月	(415)
白发与脐带·····	林文月	(420)
最后的梆声·····	赵 云	(424)
永不会有第二次·····	赵 云	(428)
田园今昔·····	陈冠学	(435)
弃猫·····	陈冠学	(449)
不仅仅是做“好人”·····	李 敖	(463)
“好汉”与负责·····	李 敖	(465)
“显性伪君子”和“隐性伪君子”·····	李 敖	(467)
还我万岁! ·····	李 敖	(471)
众神·····	尉天骢	(475)
山的语言·····	张宁静	(479)
八楼上的神话·····	张菱舂	(484)
微雨下的屋顶·····	叶维廉	(490)
母亲，你是中国最根深的力量·····	叶维廉	(493)
我那渐被遗忘了的台北·····	叶维廉	(498)